

张炜

著

我的原野  
My Feast on  
the Plain  
盛宴

林子里有一万种声音，只要用心去听，  
就会明白整个大海滩上有多少生灵  
在叹气、说话、争吵、讲故事……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我的  
原野  
盛宴

My Feast on  
the Plain

张炜



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原野盛宴/张炜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20  
ISBN 978-7-02-015394-7

I. ①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156189号

策划编辑 胡玉萍  
责任编辑 涂俊杰  
装帧设计 李思安  
责任校对 罗翠华  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92千字  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 
印 张 9.75 插页14  
版 次 2020年1月北京第1版  
印 次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5394-7  
定 价 4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

野 宴	3
好朋友	11
银狐菲菲	20
泥屋的秘密	26
千鸟会	36
外祖母的美味	45
奔 跑	52

## 第二章

最美的窝	63
林中一夜	71
在老林子里	81
采药去	93
四季吃物	102
滩 主	109

### 第三章

大果园 .....	121
油亮的小猪 .....	130
背 影 .....	137
月亮宴 .....	147
种蓖麻 .....	156
老呆宝 .....	164
荒野的声音 .....	174

### 第四章

去灯影 .....	185
树 王 .....	194
老人的鱼汤 .....	203
老獾手 .....	212
发海之夜 .....	219
害 羞 .....	228
我是飞人 .....	237

## 第五章

追梦小屋	247
传书	255
葡萄园的梦	263
背诵	270
小島一日	277
会议论的人	284
诉说的鸟	294
落叶	300

~~~~~  
第

一

章  
~~~~~





## 野 宴

我们家在海边野林子里。它是一座由几行密密的榆树围起的小院，院门是木栅栏做成的。屋子不大，石基泥墙，屋顶铺了厚厚的苔草和海草。

茅屋四周是无边的林子。往南走十几里才会看到一些房屋，那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子。

到我们这儿来的人很少。生人常常觉得一座茅屋孤零零地藏的林子里，有些怪；屋里只有我和外祖母两个人，也有些怪。

其实这里一直就是这样，在我出生前就是这样了。妈妈在一个大果园里做临时工，爸爸在很远的山里，所以平时只有我和外祖母了。妈妈隔一个星期回来一次，爸爸半年回来一次。我常常爬到高高的树上望着山影，想看到父亲。

来小院的人很少知道我们家的事，甚至不知道小院北边不远的林子里还藏有一座小泥屋，那是我们原来的家。它更小，泥顶泥墙，只有两间，已经半塌了。

外祖母说那座小泥屋是很早以前的了，而现在的茅屋是我

出生前才盖的，就为了迎接一个新人的到来。

“‘新人’是谁？”我问。

外祖母笑了：“当然是你！”

我没事就去那个半塌的小泥屋里玩，因为它是以前的家，里面装了许多秘密，看也看不够。其实屋里空空的，东间是光光的土炕，西间是一小堆烂木头。小小的窗子早就破了，屋里积起了半尺厚的沙土，大概再过几年，它就会将整个屋子填满。西间屋顶已经露天了，那儿常常有一只探头探脑的鸟儿。

外祖母不让我去那座破泥屋，担心有一天会突然塌下来。可我一点都不害怕，我知道，它其实很牢固。

偶尔来我们家的有三种人：采药人、猎人和打鱼人。他们进出林子时就到我们家歇歇脚，喝一碗水，抽一会儿烟。这些人有时会送我们一点东西：一条鱼或一只野兔。

采药人有一条大口袋，打猎人有一支长枪，打鱼人有一杆鱼叉。他们都会抽烟，会讲有趣的故事，我最乐于和他们待在一起。

有个采药人叫老广，五十多岁，来的次数是最多的。他坐在桌前，除了喝外祖母端来的一碗水，还不时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炒豆子吃。他给我几粒，又硬又香。不过我最爱听他讲故事。他有一次看看我，又扬脸对外祖母说：

“大婶子啊，我今天遇见一桩好事……”

外祖母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，因为她听到的各种故事太

多了，对什么都不再惊奇。可是我听得眼都不眨一下。

老广以前讲林子里的奇遇，无非是碰到一只什么怪鸟、一只从未见过的四蹄动物，还有打扮奇特的人，再不就是吃到了什么野果、喝到了什么甘泉。这次他开口就是一声长叹，摸了一下肚子说：“我被撑坏了！直到这会儿……还有些醉呢！”

我这才注意到老广的脸有点红，而且真的散发出一股酒气。不过他没有醉，说出的话清清楚楚。以前我见过一个打鱼的人醉了，走路摇摇晃晃，一开口前言不搭后语。

老广这会儿讲出的事情可真有点让人不敢相信！原来是这样的：他在林子里采了一天药材，正走得困乏，转过一片茂密的紫穗槐棵子，看到了几棵大白杨树。他想在树下好好歇一会儿，因为这儿的白沙干干净净，四周都是花儿草儿，真让人喜欢。可是他还没有走到大树跟前，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菜味儿。

“大婶子，不瞒你说，我这鼻子忒尖，一仰脸就知道，要有一件怪事发生……”老广抽着鼻子。

外祖母头也没抬，继续忙着手里的活儿。

“瞧瞧！几棵大白杨树下一个老大的树墩，上面铺了白杨叶儿，叶儿上搁了一个个大螺壳儿、木片、柳条小篮、树皮，全盛上了最好的吃物，什么花红果儿、煮花生、栗子核桃、炸鱼和烧肉、冒白气的大馒头，还有一壶老酒……”

屋里静下来。我一直盯着他，见他停下来，就不住声地问：

“啊，快说说是怎么回事？树下发生了什么？”老广鼓着嘴唇，故意待了一会儿才回答：

“原来是林子里的精灵要请客啊！什么精灵我不知道，不过我敢肯定是它们！这么深的林子，一二十里没有一户人家，谁会摆下这么大的酒宴？这分明是野物干的，它们或许是欠下了什么人情，这会儿要还，就这么着，摆上了一场大宴……”

外祖母抬头看他一眼：“你就入席了？”

老广搓搓鼻子：“这可莽撞不得，大婶子！你知道我是个沉得住气的人，这要耐住性子等一等再说。我知道主人肯定是出去邀客了，它回来如果见我偷吃了，还不知气成什么哩，不会饶过我！我等啊等啊，离开一点儿，躲在栗树下看着，肚子咕咕响，馋得流口水。就这么过去大半天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！本来盼着看一场大热闹，比如狐狸、野猪、猓獾，它们老老小小搀扶着过来赴宴，谁知咱白等了半天，一点影儿都没有……”

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咽下了口水。

老广掏出烟锅抽起来，实在让人着急。他抽了几口烟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后来我才明白过来，这场大宴就是为我准备的！”

外祖母抬起头，严肃地看着他。

老广磕打烟锅：“我记起来了，有一年一只老兔子折了一条后腿，我可怜它，就嚼了一些接骨草为它敷了，又用马兰替它包扎得严严实实……这是真的！我琢磨这只老兔子如今成了精，这是要报答我啊。那就别客气了，饭菜也快凉了。我坐在

大树墩跟前，先向四周抱抱拳，然后就享用起来。哎呀，这酒太好了，第一回喝到这么好的酒。我喝了整整一壶……”

故事到这儿算是讲完了，老广要走了。他出门时将脚背在门槛上蹭了蹭，又重复一遍：“我喝了整整一壶。”

我怔着，还没等醒过神来，采药人已经走远了。外祖母说：“老广这个人啊，哪里都好，就是太能吹了！”

我没有反驳。我一直在想刚才的故事，觉得老广说的全是真的。他身上的酒气，还有他讲出的一个个场景，那都是编不出来的。再说他为什么要瞎说一些没影的事？就为了馋我和外祖母？这不太可能。

就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到林子里玩耍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地留意：大树下的大木头墩子，上面有没有吃的东西。前前后后看到了好几个大木头墩子，可惜上面光光的，什么都没有。

林子里的野物太多了，它们每天忙忙碌碌，究竟在干什么，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。它们大概除了找吃的东西，再就是打打闹闹，做一些游戏。它们在林子里做了哪些怪事，人是不知道的。不过它们肯定要一家人待在一起吧，一旦长时间离开爸爸，也会想念的。不同的是，一只鸟儿不需要爬到高高的树上遥望，因为它有翅膀，很快就会飞到爸爸身边。

外祖母不让我去林子深处，说一个孩子不能走得太远，那里太危险了。她讲了几个吓人的故事，它们都发生在林子里。什么迷路、野物伤人、毒蜂、摘野果从高树上跌落……按她说

的，我只能在茅屋旁不大的范围里活动，往北不得越过那幢废弃的泥屋十步。她指了指泥屋北面那几棵黑苍苍的大橡树，那就是我活动的边界。

不过，我如果做出一点让外祖母高兴的事情，就可以跑得稍远一些。比如在林子里采到蘑菇、拔到野葱野蒜，回家就会得到她的表扬，她也不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搞到的。这样我就能越走越远，一直往北，把那几棵大橡树远远地抛在身后。

大橡树北面是一些柳树，我看到一只大鸟沉沉地压在枝丫上，好像一直在看着我，并不害怕，直到离它十几步远时，它才懒洋洋地飞走。不远处有什么在走动，蹄子踏动落叶的声音非常清晰：一会儿停下，一会儿又走，最后唰唰奔跑起来，跑远了。一群鸟儿在半空打旋，从我的头顶掠过。一只花喜鹊站在高高的响叶杨上对我喊：“喳喳咳呀，喳喳沙沙！”喊过之后，七八只喜鹊一齐飞到了这棵树上，盯住我。

我想那只站在高处的花喜鹊一定在说：“快看快看，看他是谁！”我迎着它们好奇的目光说：“不认识吗？我就是南边茅屋里的！”

它们一声不吭，这样安静了一小会儿，就放声大笑起来。它们的粗嗓门可真难听：“喳喳哈哈，喳喳哈哈！”它们笑我的愚笨：逗你呢，谁会不认识你呢？

我不太高兴，不再搭理它们，折向另一个方向。一只黄鼬从泡花树棵里跳出来，直直站着看我，提着前爪，一双大眼睛

水汪汪的。我和它对视，看呆了，惊得说不出话。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看着黄鼬。这会儿正好有一团阳光落在它的身上，一张小脸金灿灿的，啊，它那么俊。

一只野兔被惊扰了，跑起来仿佛一支利箭，翘起的尾巴像一朵大花，摇动几下就不见了。老野鸡在远处发出“克克啦、克克啦”的呼叫，可能正在炫耀什么宝物。

随着往北，林子越来越密，高大的树木中间是矮小的荆丛，还间杂着一些酸枣棵。彤红的枣子闪着瓷亮，在绿叶中特别显眼，好像对我说：“还不快摘一颗？”我摘了许多，又酸又甜。

直走得身上汗津津的，我才坐在一排枫树下。这里是洁净的白沙，除了一蓬荻草什么都没有。七星瓢虫在草秆上爬着，一直爬到梢头，然后犹豫着再干点什么。面前的白沙上有几个小酒杯似的沙窝，我知道这是一种叫“蚁狮”的沙虫，沙窝就是它的家。我用小拇指甲一下下挑着沙子，嘴里咕哝：“天亮了，起床了，撅屁股，晒阳阳。”

蚁狮被我惹烦了，最后很不情愿地出来了。它真胖。轻轻按一下它圆鼓鼓的肚子，肉囊囊的，感觉好极了。它举起两只大螯，那是用来捕蚂蚁的。

旁边响起“沙啦啦”的声音。我放下蚁狮。几只小鸟在枝头蹿跳，小头颅光溜溜的，机灵地摆来摆去，是柳莺。它们嘴里发出细碎的响声，就像有人不停地弹动指甲。不远处有一只四蹄动物走过，踩响了树叶，它可能看到了我，立刻停下不动。

我循着响声去看。啊，一只刺猬，有碗口那么大。它亮晶晶的眼睛瞪着我，一动不动。我走近它看着：好大的刺猬，周身洁净，每一根毛刺都闪闪发亮，紫黑色的鼻头湿漉漉的。我试着用一根树条将它驱赶到白沙上，可它绝不移动，很快变成了一个刺球。我推拥刺球让它滚动，滚到白沙上。太阳晒着它，几分钟后它终于一点点展放身体，昂头看着。我想和它说点什么，离它更近了，甚至看清它长了一溜金色的眼睫毛。

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我会和这只刺猬再玩一会儿。我想找来一点东西喂它，琢磨它会喜欢什么，正想着，一群灰喜鹊呼啦啦从远处飞来，紧接着又有几只野鸽子扑到了身边的枫树上。

我转过身，立刻看到一只大鹰出现在半空，像一个小风筝。我迎着它呼喊：“坏东西，离远点！不准过来！”我伸出拳头威吓。它一点都不在乎，竟然迎着我缓缓地下降。我继续呼喊。大鹰在离地十几米远时，狠狠地盯了我一眼，升到了空中。它终于向另一个方向飞走了。

我那会儿记住了鹰的眼神：又尖又冷，像锥子一样。

我身上的汗水流下来。转身看枫树上的鸟儿，它们在枝丫上跳跃，轻松了许多。我很高兴，不过觉得有点饿了，于是又想到了采药人老广的故事：林子里突然出现了一桌酒宴……

真可惜，这种神奇的好事今天大概遇不到了。

往回走的时候，一路饱尝了野枣和野葡萄，还在合欢树旁



发现了野草莓……回到茅屋时天已经黑了，外祖母不想理我。她端着一筐笋干菜。这些干菜会放在泥碗里，掺上小干鱼蒸熟，同时锅里一定会有喷香的玉米饼。我追着外祖母说：

“我在林子里转，你猜遇到了什么？”

“遇到了什么？”

我伸手比画：“一桌酒席，真的，就摆在几棵大枫树下。好吃的东西可真多，还有一壶老酒……”

她看着我鼓鼓的肚子，脸上有了笑容。不过她才不会相信，说：“这种事不会让你碰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”外祖母放下手里的东西，抚摸着我的头发说，“孩子，你为野物做了什么好事？它们为什么要给你摆宴？”

我答不上来，脸有些发烫……是的，我心里明白，这样的酒宴自己还不配享用。

## 好朋友

妈妈从园艺场回来，带了一包干蘑菇、一叠彩色的纸，还有一个好朋友。蘑菇交给了外祖母，她接到手里时对在鼻子上嗅嗅，说：“是上好的松蘑。”彩色的纸和好朋友都交给了我。妈妈拉住这个瘦瘦的男孩说：